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凌波女史

凌波，字步生，一字印蓮，仁和人。父固名孝廉，由大挑得官知縣，需次蘇垣。應官聽鼓，宦況蕭條。女生時有異徵，盆中蓮花萎而再發，忽開五色，香韻欲流。自幼即喜識字。授以唐詩，瑯瑯上口。母亦大家女，精刺繡，花鳥草蟲，無不逼真；樓閣山水，亦復入妙，璇閣巨閣，得其片幅尺縑，珍逾拱璧。女得母指授，亦有「針神」之目。稍長，丰姿秀逸，態度娉婷，幾若神仙中人。遠近世家子聞女名，求字者踵相接。女父惟此掌珠，擇婿甚苛，悉婉辭之。故年雖及笄，猶待聘也。女之表姊曰李貞瑜，字碧璣，長女僅一歲，時往來女家，固閨中密友也。纖長短，約略相同，衣履往往易著。私誓後日當事一人。李父早逝，家固中人產，負郭田數百畝，足以自給。

一日，女偕李偶游留園。園距泊舟處尚數武而遙，蓮步紆遲，徘徊門外，瞥見一少年子，豐標峻整，器宇不凡，不禁神為之奪，俯首他顧。生見女回眸注視，逡趨而過。既進園中，小坐淪茗，生又從二三人自窗外過。李謂女曰：「此我家東鄰生陸蓉士也。文才富贍，屢冠邑軍。昨得讀其詩詞，清新俊逸，群以謫仙目之，聞尚未娶。」因俯女耳言曰：「如欲擇人，此君當可備選。」女紅暈於頰，不作一語。迨登舟，生已在鄰舫。生雖與李同巷，頗聞李女貌美，從未得一見；今驟睹二嬌同舟，正如尹邢嬋旦，堪相伯仲，暗遣僕僮私詢之篙工，方知即李女也。媒求媾，竟下玉鏡台焉。逾年成婚，伉儷間甚相得。花間覓句，月下聯吟，閨中之樂，固有甚於畫眉者。

女聞李歸於陸，微知是生。李嫁後數月，以事探女。時後園芙蓉盛開，紅紫爛熳，有若錦屏。女父母置酒宴賞，令各賦詩。女詩先成，後四句云：

碧桃紅杏羞為伴，紫蓼丹楓未許同。

江上孤生怨遲暮，那堪搖落對西風。

蓋自悲不遇而默有所感也。偶翻李畫篋，得《和鳴集》，皆閨中倡和之作，讀之泫然，曰：「姊得所歸矣。」

自是女恒鬱伊寡歡。感時撫景，無非愁音；觸物言情，每多淒旨。無何，生捷秋闈，挈眷屬至京師，李遂與女別。女望月有懷，寄詩碧璣，云：

月仍去年月，人異去年人。

遠別已千里，清輝共一輪。

慈雲江上隱，芳草夢中春。

此夕難成寐，蕭然獨愴神！

其他斷句如「似弓新月初三夜，如翦春風□八年」，「入秋燕似無家客，過雨花如墮淚人」，皆淒惋可誦。李既遠去，女益復無聊。適女父委署松江華亭縣，遂移家雲間。女聞九峰三泖之地多勝跡，買時作近游，多不愜意。

一日，回舟日暮，夕陽銜山，月影掛樹。忽一小艇衝波蕩水而至，呼女舟少停。女以為必署中僕從，既近，則一黃冠者流，踞坐船頭，羽衣鶴氅，神采奕然，見女俯首致禮，隔舟以書一卷授女，曰：「歸學之，當有所得。」言訖，舟去已遠，晚色蒼茫，莫辨所向。女返至閨中，挑燈展閱。書內大都言太陰煉形之術，女殊弗信，姑置之。然自此女食銳減，香肌瘦削，骨立神消。女自知不起，出書略學習之，頗有所悟。

一夕，忽夢前日道士界以赤丸，曰：「服之可以葆神固體，歷劫不變。」復授以玉盒一，中藏白丸，曰：「善藏之，此返魂丹也。可使意中人再生，同享清福。」女夢中唯唯，再拜受之。晨起振衣，赤白二丸果自襟袖間出。乃自服其一，而以玉盒佩於身。越□日，女竟絕粒，衣履一切皆自妝束，請於父母，即瘞之神龕山麓，不必歸骨故鄉，跌坐而逝。女父母從其言，並為樹一碣曰：「武林凌氏印蓮女史之墓」。

碧璣之從夫人都也，恒與女書札往還，詩筒絡繹。後知女患疾，久絕音問。生捷南宮，入詞林，旋以京察一等超擢御史，遇事敢言，風節甚著，奉密旨糾察蘇省地方利弊，巡行民間，詢問疾苦，輕騎減從，周歷各處，見者不知其為貴官也。乘扁舟由泖湖至滬瀆，偶經龔山，愛其風景，遂留焉。至夕，以風狂浪惡，宿於觀中。小室三椽，頗幽靜。方命酒獨酌，翦燭看書，聊破岑寂，宵漏既深，擁衾欲睡，忽聞窗畔有彈指聲。起問為誰，不答。頃之，則又作。啟扉視之，則一女郎掩入，明眸皓齒，秀絕人寰。詰其姓氏，曰：「妾凌氏印蓮也。與君家碧璣為姊妹行，何不相識耶？」生曰：「曩日記曾在留園一見。一別□年，豐采不減當時，益令人神魂飛越矣。聞君家嚴親調官維揚，我妹何為在此？且此間皆曠野荒原，大半道院禪林，非女子所宜來，豈相逢是夢中耶？」女曰：「言之君得毋悖乎？妾已久棄人世，以與君有夙緣，故犯男女之嫌，冒昧至此。」生固曠達人，亦殊不懼。曰：「冥通幽感之事，昔徒見之小說。今乃得親經之矣。」攜女纖手，並坐於牀。撫其體，則暖；候其鼻，則有息；肌溫氣馥，固無異於生人。生笑曰：「嘻！吾知之矣！卿殆此間道士遣來誑我者歟？是亦弱蘭冒充驛卒女之故智也。我當不為汝所惑，可亟去。」女曰：「君所慮誠是。顧與碧璣平日詩札往來之語，當非外人所能知。」並為道碧璣閨房諧謔隱語，生始信之。探手入女懷，荳蔻梢頭，含香初綻。女不禁，星眼微顰，紅潮泛於兩腮，益覺媚可憐。但薄拒生曰：「請君珍重。」生問女曰：「卿既登鬼籍，豈能再為夫婦，俾姻緣簿為我如意珠乎？」女曰：「妾已習太陰煉形術，玉軀不壞，啟土棺，妾當自活。妾葬於此山之麓，上樹石碣。明日君可往尋，托言有妹瘞此，攜歸葬，載至無人處，出妾棄棺於水，重賂舟人以減口，毋使駭物聽可也。」生欲與合。女堅弗從，曰：「留葦蕩之質，待君於洞房。」使事既竣，偕女入京。合巹，與碧璣序齒，以姊妹稱焉。生以彈劾權貴，忤當軸意，臚采風聞細故，將羅織之，以重其罪；又以女為非人，跡涉妖異。幸女行於日中有影，群疑漸釋。顧媒者眾，生不得安。

一日，訛傳有特旨下，緹騎將臨。生惶急殊甚，嘔血升餘，遽殞。碧璣哀悼欲絕，而女殊坦然，但指揮眾僕備身後事，並摒擋行李，為出都計。碧璣哭謂女曰：「妹豈過來人，絕不以死為悲耶？」女曰：「此非姊所知，正謂自此乃可脫然無累耳。」

生本浙籍，僑寄於蘇。至是女與碧璣謀：輜重先發，由海道至粵東；生柩則暫置於齊地蕭寺中，事定然後遄返江浙。碧璣莫測女意所在，姑從之。行抵山東，訪有崇安寺，地甚幽僻，蘭若有餘椽，而僧寮僅二三眾。女特賃數室，解裝小憩。

一夕，夜月將沈，街柝無聲。女謂碧璣曰：「今夕可令郎君出談風月矣。」操斧而前，甫下而棺蓋剝然啟矣。女即出玉匣中白丸，納生口中。須臾，生腹中如轆轤聲，手足作曲伸狀，曰：「美哉睡乎！抑何倦也？」女笑而扶之起。碧璣在旁，幾駭欲奔，謂女曰：「妹真有不死靈丹，返生妙術哉！」

自此全家客粵，結廬西樵山下。春秋佳日，輒同出遊覽，詣鼎湖，登羅浮，名勝之處，無不遍歷。久之，聞當軸者以債事去位，遠流荒徼，乃作歸計。生自服藥後，精神煥發，容顏悅澤，勝於往時。女貌益嬌少，雖四□許歲人，猶若□七八未嫁女郎，不知者幾疑為碧璣之女也。二女俱無所出。生以嗣續為念，即在粵中納二妾媵，一曰素雯，一曰紫霞，並嫻音律，解粵謳，載之以歸，優游林下，不復出。每謂友朋曰：「吾視宦途真一孽海也！」